

紅石山中



红 石 山 中

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编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二年·北京

红石山中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发行
北京印刷八厂印刷

1972年5月北京第1版

197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1897 定价：0.29元

前 言

今年五月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纪念。

为了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这部重要著作，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，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，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和繁荣部队文艺创作，我们举办了一期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。这个集子里选收的，就是学习班成员创作的一部分作品。

作者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，努力塑造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各个岗位上的英雄人物；以路线为纲，反映工程兵部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上，团结战斗，朝气蓬勃，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；并通过他们所描写的事物，热情地歌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歌颂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中国共产党，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作者都是战斗在国防建设战线上的战士或基层干部，都是文艺战线上的新兵。这些作品，虽然在政治思想或艺术技巧方面都还不很成熟，但由于作者们对社会主义祖国和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热爱，以及认真实践和努力学习，

作为起点，它们仍是可贵的。我们希望作者们今后能作持久的努力，写出更多、更好的作品来，希望通过这个集子的出版，有助于推动部队文艺创作的进一步繁荣。现在我们把它献给广大的工农兵读者，热切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。

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，曾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帮助，顺此表示感谢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

一九七二年五月

目 次

红石山中	战士	朱秉龙 (1)
攀高峰	战士	杨德田 (17)
接班	战士	杨兴旺 (31)
到职第一夜	战士	孟 华 (49)
起吊	战士	罗 克 (58)
青松岭	干事	真 喜 (71)
柿子红了	战士	恪 牛 (84)
向导	战士	王耀成 (94)
无敌	干事	陈浣国 (108)
飞雪扬鞭	战士	于洪奎 (125)
土肥苗壮	战士	施 湘 (132)

红 石 山 中

战士 朱 秉 龙

根据当地民兵的迫切要求，部队派我到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红石村去指导民兵训练。临行前，副团长对我说：“小孟啊，这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好机会，一定要把民兵同志们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的好思想、好经验带回来。”

东方出现淡青色的晨曦，我便进山了。这一带，群峰对峙，峭壁陡立，巍然有压顶之势；无数条胳膊粗的青藤从悬崖上垂挂下来，好象一条条蟒蛇，给人以怵目惊心之感。公路盘旋在险峰，弯弯曲曲，一步一高，翻一座山，要费好大力气。没到晌午，我便感到两腿象拴了两个大秤砣，沉重得厉害。看看天色还早，我便决定坐在路边儿歇歇脚。

红石山哟高又高，
红石人民哟逞英豪，
加强战备准备打哟，
五洲四海红旗飘……

忽然，远处飘来一阵山歌。我站起来极目望去，原来是一个人推着一辆独轮车顺着盘山道走了过来。我喜出望外，正好打听一下，离红石村还有多远。

人走近了，原来是一位老大爷。我正准备上前开口，他便热情地先打起招呼：

“解放军同志，到哪个山寨子去呀？”

好家伙，大爷说话象敲起的洪钟，四面回响。

“大爷，到红石村去，还有多远？啥时能到啊？”我望了望前面等着我的高山大岭说。

“哈哈。”大爷大概看透了我的心思，他鼓励地说，“小伙子，我们山里人有句俗话：走路要走长路，爬山要爬高山。这山再高路再险，还不在我们脚下踩着！你说是不是？哈哈……”

大爷直爽的话语顿时激起我克服困难的勇气。是啊，黄鹿要在老林里学跑，山鹰要在雪山上练翅，爬高山，走长路，这不正是磨炼自己铁脚板的好时机吗！

“解放军同志，你是——”

“大爷，我是到红石村向民兵们取经去的。”不等大爷说完，我便接上话茬。

“你是到俺红石村指导民兵训练吧！”大爷惊喜地大声说：“嗨！看你这小伙子，不是批评你，怎么话到嘴边留半句，思想只开半扇门呢？我们红石村民兵们天天在盼啊！”大爷忙放下车把，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：“走吧，小伙子，咱们同路。”说罢便不容分说地把我的背包放在车上。

大爷的一片热忱，使我深深感动了。我细细打量了他一番：他身披蓑衣，脚着草鞋，腰间扎一条宽腰带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人打扮。两鬓花白了，但很精神；脸上，大概是多年风吹雨打，日晒雪染的缘故吧，闪着古铜色的光泽。别看 he 年纪大了，可走起路来硬棒棒的，给人一种坚毅刚强、压倒一切的劲儿。

我和大爷争推车子，最后还是被他固执地夺去，只好在前面接个绳子拉。

车子吱吱扭扭地在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行驶着。边赶着路，大爷边和我拉起呱来：

“小伙子，你们在部队学习得多，给讲讲形势吧，听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了许多胜仗。”

嘿，这大爷还真是人在山区，胸怀世界哩。

“是啊，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战场被打得鼻破脸肿，狼狈不堪，它的彻底失败已经注定了！”我回答着。

“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真值得咱们学习啊！”大爷发自内心地说。

我说：“是啊。”

“咱们得努力工作，以实际行动支援他们的革命斗争。我真想象白求恩那样，去和他们并肩战斗！”大爷神情十分认真地说。

“你——”

大爷没等我说完就截住道：

“怎么？看我老了不是？常言说，打狼还得老猎手啊！”

“哈哈。”我禁不住笑了，“大爷可真行啊！”

大爷却没动神色，依然严肃地想着什么；过了一会儿又说：“听说那个过去和咱们较量了多年的日本反动派又想吃天鹅肉！”

“对，它们加紧复活军国主义，妄图卷土重来！”我气愤地说。

“来吧！我们红石村早准备好了，来了就和过去一样，给它们个黄鼠狼钻灶火——毛干爪净！”大爷嗓音如雷，吐出的每一个字，都象一块铁疙瘩。

前面出现一条小河。我们停下来挽了挽裤子，准备趟过去。不巧车子推到河中央时轮子陷进了泥沙里，怎么也推不动了。于是我和大爷用尽全身力气抬车子。忽然，我发现大爷的左胳膊有些支持不住，前额滚下豆大的汗珠儿。

“大爷，怎么了？”我急忙问。

“不相干，抬！”他坚定地说。

好不容易把车子抬出泥窝，推到对岸。大爷递给我毛巾，我一边擦着汗一边说：“大爷，你的左胳膊怎么了？好象……”

“不相干！”大爷打断了我的话。

我看他极力回避，也不便寻根追底了。可心里却琢磨着，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

大爷见我满脸汗水的样子，便提议休息一下。这时，我才注意到大爷推的车子，上面五花八门地堆满了工具：长长

短短的铁鑿，大大小小的铁锤，还有石钻、铁条……

“大爷，你是个石匠吧？”我指着车子上的东西问道。

“不，俺是红石山区兵工厂的工人！”大爷带着自豪的口吻说。这时，他推起了车子：

“天不早了，走吧。”

我又进了闷葫芦。这一带难道还有个兵工厂？大爷的样子怎么象工人呢？

太阳落山时分，我们赶到红石村。大爷把我领到大队部，红石村党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项福臣热情地接待了我。当他看见大爷时，便非常惊异地说：“大叔，昨天才去，怎么今天就回来了？”

“医生说动了手术要休养半个多月哩，我不干！”大爷说着便出了门。

“大爷要动手术？”我急忙问老项。

“这老人真没办法！”老项是在责备，但从他的口气和表情看，还包含着九分赞扬，“一言难尽啊。孟同志，马上吃饭，吃了饭再和你谈。”

天黑下来了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掌上了灯。

二

吃罢晚饭，老项对我说：“孟同志，今晚你就住在大爷家里，走，我领你去。”

我再满意不过了！这样会给我解开疑团造成方便

条件。

在去大爷家的路上，我又问起大爷的事儿。老项说：“大叔小时叫苦娃，十几岁时父母就活活累死了。有个姐姐，被本地地主郑三财抢到家里当丫头，活活给折磨死了。剩下苦娃孤苦伶仃一个人，靠讨饭度日。后来，红石村有了共产党，苦娃参加了游击队，没过几年，就当了游击队长，成了抗战期间红石山区大人娃娃都知道的地雷英雄，鬼子们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！”接着，老项便有声有色地给我讲起了大爷年轻时候打日本鬼子的故事。

那是在一九四〇年秋的一天，日本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，向红石村凶猛扑来。游击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在铁牛山与鬼子展开了激烈的地雷战，打得敌人焦头烂额、魂飞魄散。狡猾的敌人见正面攻不上去，便秘密布置了二十几个鬼子偷偷钻进大路左边的树林里，向山后迂回，企图来个突然袭击。苦娃发现后，向旁边的副队长交代了一下，背上十几颗石雷，飞快地奔向山后丛林里。

在一个深山沟里，苦娃与敌人相遇了。鬼子要从青石崖下的一条小路通过。于是他退回青石崖，埋下连环雷，拴好拉绳，隐蔽起来，单等鬼子上钩。

事情很不凑巧。鬼子来到青石崖，刚要进雷区，一个领头的鬼子指着青石崖呜啦了几句，二十几个鬼子又向左拐去了。

眼看到嘴的肥肉，却又吃不着。苦娃一急，攥得拳头格格直响。怎么办？只有向敌人开枪，引诱敌人上钩。于是

他瞄好准，“叭”的一枪，把领头的那个鬼子给撂倒了。

鬼子听到枪声，一起掉转头来，猛烈向苦娃射击。苦娃不幸左膀中弹，鲜血直淌。鬼子打了一阵枪，半天没见还击，便象饿狼一样朝苦娃扑来。苦娃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咬紧牙关，抓住拉绳。当十几个鬼子进了雷区时，他用力一拉，只听“轰隆隆”的一声巨响，五、六颗石雷同时猛烈爆炸，二十几个鬼子报销了一大半。剩下的象屎克螂被石头砸了一下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，乱作一团，狼嚎鬼哭地抱头鼠窜。苦娃看着鬼子的狼狈相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跑？一个都跑不掉！”说着，他顽强地站起来，咬牙忍疼背起剩下的几颗石雷，爬上红石峰，抄近道去堵截敌人。

苦娃赶到敌人逃路的前面，在丛林里又布下了连环雷。当这群野兽从密林小道穿过的时候，被地雷炸了个撒谷扬场，全部报销了！

“真称得上石雷英雄啊！”听完老项讲的故事，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赞叹说。

“是啊，就是左膀中的那颗子弹，至今还没有取出来。组织上多次劝他去动手术，可他总说队里忙，这次只好来了个组织决定，他没办法，去了。可当他听说要住十几天院时，又不干了。他的脾气我摸透了，一刻也离不开他那一摊子工作。”我被大爷的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。顿时，大爷一路上的言谈举动浮现在眼前，一个高大的形象屹立在我的心头。可是，疑团还没有完全解开；在路上，大爷怎么说他是红石山区兵工厂的工人呢？这又是哪一出戏

呢？我急忙问老项，老项哈哈大笑说：“这个你一会儿就知道了，大爷又立了不少新功啊！”

我们边扯边来到大爷家里，不巧大爷不在。他老伴亲亲热热地接待了我们。大娘边沏着茶边说：“他呀，没个闲着的工夫。刚回来就去拉石头去了，还说回来要办我的学习班！”

“什么学习班？”老项问。

“怎么说呢，”大娘迟疑了一下，“进了一次城，子弹也没取，把看病的钱买了这些东西。”大娘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铁铤、锤子等，“我不是嫌花了钱。我是说，人上了年岁，身子骨又不太好，总是没明没夜地摆弄那些石头！口口声声准备打仗，我说人家前方有解放军，村里有年轻轻的姑娘后生们，还指望你！可人家不但不服，还说俺缺乏继续革命思想！”大娘象是抱怨地说，“你们看看那里间屋，他简直快抱着石头睡觉了！”

我顺着大娘指的，走进里间屋一看，果然如此！真是个很有趣的家：柜子上摆的是石雷，窗台上摆的也是石雷，炕上堆成了雷山。各种石雷形状不同：有圆的，有方的，还有三棱八瓣的……。靠近窗子处放着一张宽桌，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石雷图纸和奇形怪状的试验模型。

“嘿！简直是个石雷研究所啊！”我感到惊奇地说。

“这里头还真有不少名堂呢！”老项这时也走进来，他脸上带着几分自豪，“为了叫石雷在我们这儿发威，大叔他不知爬了多少山，过了多少梁，磨穿了多少双鞋。就这样，他

把红石山区一带的地形摸得就象在他手心里一样熟。依着这些地形特点，制造了二十多种石雷。这是‘老虎雷’。”老项指着我正摸着的一颗雷说，“是准备连环使用的。红石村北头，是一片平展展的黄沙滩。根据抗日战争那会儿的经验，敌人最容易调动大兵力从这里进攻。要想大量消灭敌人，最好使用一种比一般石雷杀伤力大二十倍的重型雷。这是大爷经过多次试验才制成的，就是坦克碰到它，也会变成一堆废铁！”说着老项上了炕，搬起一颗石雷继续说，“这是空中雷。红石山区的山有个特点，大都是直上直下的陡壁。利用这个特点，把这种雷设在悬崖上，敌人路过，立时就会漫山开花，石块乱飞，劈头盖脑！管叫敌人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……”

这战备工作可真做到家了！红石村简直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，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！这里面又倾注了大爷的多少心血哪！这时我才理解了大爷在路上说过的话。

……将近一个钟头过去了，还不见大爷归来。老项有点不放心，要去南石滩看看，我也随后跟了去。

三

皎洁的月光，铺洒在祖国的锦绣山乡，大地沉浸在银白色的世界里。公路，顺着山坡沟谷蜿蜒起伏，在月光下，象一匹抖开了的白布。夜风习习，把路旁的树叶吹得“沙沙”直响。

我和老项三步并作两步，向南石滩前进着。每走一程，他就蹒跚起脚向前眺望一下，想找点影踪，可是走了好长的路，却没见着一个人。

前面出现了一座耸入云霄的山峰。山下是一片宽阔的乱石滩子。一块块坛子似的石头堆成堆，遍布在滩子里，在月光照射下一起一伏，象大海的波浪。我想，这一定是南石滩了。

“这就是南石滩吧？”我问老项。

“可大叔呢？……”老项左右寻视着。

借着月光，我看出老项的神色有些不安。我的心里也沉甸甸的，怎么没有大爷的影子呢？

“当、当、当……”

忽然，远处的山谷里传来一阵节奏分明的锤声。这声响，一声比一声铿锵，一阵比一阵急促。

我有点纳闷。这么晚了，是谁在山谷开山采石呢？老项也说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利用生产空隙造石雷，从来不到这么远的山里弄石头，是谁晚上还在开石头呢？我和老项都想到这很可能是大爷，于是飞快地朝锤声奔去。

蹚过一条小河，顺着小道钻进了一个窄山沟，走了好长的路，才发现一个人站在一座山腰间，挥舞着大锤一起一落地在击打着山石。随着当当的响声，锤下溅起簇簇金灿灿的火花。一块块石头不时咕咕隆隆地从山腰滚下来；山下停着一辆推车，车上已堆满了奇形怪状的大黑石头。

“哎——，老——大——爷——”虽然还没有辨清老大

爷的身影，老项就用手围个喇叭，昂起头冲山腰这样喊起来了。

锤声停了。在月光下，只见那人手握大锤喊道：“是福臣啊，这么晚了，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“啊？真是大爷啊！”我惊喜地冒了一句，而且这使我立即联想起愚公移山的故事——大爷真是个挖山不止的革命英雄啊！

老项和我两人心里的一块石头都同时落了地，顿时感到浑身轻洒洒的。于是，赶紧爬上山腰。

大爷呼哧呼哧喘着气。月光下，只见他布满皱纹的脸上，汗水沾着尘土一个劲儿地往下流。眼下已是深秋，可他穿的黑粗布单衣也已被汗水浸透了。

“大爷，你——”我不知说什么好，心里热乎乎的。

“大叔，”老项埋怨着，“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，不准你干这重体力活，可你又……”

“不相干。常言说，好刀要在石上磨。人的身子骨也是一样，闲着能闲出病来！哈哈哈。”不等老项说完，大爷便抢上去，“你们来得正好，咱们三下五除二，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！”话音刚落，便又举起大锤，狠狠地砸着突出地面的那块岩石。

“大叔！”老项不容分说，上前把大锤从大爷手里夺了过来。

“大爷，”我紧接着说，“南石滩不是那么多石头吗？为什么非要从这里采呢？”